

人生感悟

爱情的模样

赵建红

那天中国达人秀节目的一个片段,深深地感动了我。

那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扎着漂亮的领巾,面带笑容,怀抱吉他,正在深情地演唱一首《因为爱情》,“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她用并不优美甚至有点跑调的音色,在向人们吟唱她与先生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相爱的故事。当评委问起她先生,她依然含笑说,他已经故去了,这首歌就是要告诉她已在天国的先生,如今她是他希望的幸福模样。此时,掌声雷动。至此,台下观众、台上的评委、电视机前的我都已潸然泪下。我默默流着泪听完老人的吟唱,突然懂得,一直含笑的老人是想让在天国的先生看到她快乐幸福的样子,“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我仿佛看到了,一对年轻男女,在茫茫人海相遇,擦出了爱的火花,继而走入幸福的婚姻殿堂,生活虽然历经坎坷,他们依然相牵着手走过人生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从青丝到白头,不离不弃。尽管先生先她而去了,她仍然要笑着生活下去,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她知道,那是先生的遗愿,她也更知道,先生的爱情足以温暖她的余生。

如今,这样一份纯真的爱情已经很难得。很多时候,我们不再相信爱情,视爱情为游戏,对感情极不负责,躲躲闪闪,藏头露尾,即使相爱的两个人也不会坦诚相见,于是,闪婚、试婚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把爱情当做了功利的筹码,爱情的原本模样被弄得面目全非。

不禁感慨,当初年轻的我和他,也是花前月下,你侬我侬,甚至为了爱情,我们不惜远走天涯。当激情过后,在细数山高水长的琐碎日子里,我们忘记了当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诺言,猜忌、怀疑、吵闹,让原本美好的生活变得满目疮痍,让爱情的初衷在我们的争吵中改变了轨迹。今天,是这位古稀的老人那宛若天籁的深情吟唱,唤醒了我几近麻木的灵魂。

是的,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忘记了许多感动的瞬间,当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爱情,甚至忘记了爱情原本的模样的时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的深情吟唱,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心灵上的震撼,同时,又给我们暗淡而又忙碌的生活抹上了一笔亮丽的色彩。

人在途中



难忘恩师情

张永生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又是一年教师节。每当这时,刘老师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便会变得更加清晰。

刘老师是我小学时期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她个头不高,腰杆笔直,短发,干净利落。刘老师很敬业,我们平时的作业,她总是认真地批改。为了给我们上好课,刘老师经常备课到深夜。其实对于她来说,小学的那点知识,早已经烂熟于心,但是刘老师每次都能讲出新的东西来。当时,同学们都特别敬佩她,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就是她的铁杆粉丝。我哥哥师范毕业后曾和刘老师做过同事,他经常对我说:“你说话的动作习惯,真是像极了刘老师!”哥哥跟我解释,每个学生都会在无意间模仿自己喜欢的老师。

我还记得,那时候班级里成立了“帮扶小组”,主要任务就是由成绩好的学生在学习上帮助后进生。作为组长的我,一到课余时间就学着刘老师的样子给后进生讲课,当时别提多自豪了。刘老师若是有事请假,不能来上课了,同学们都非常失落。有一次,她连续几天没来上课,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抓耳挠腮。班长说,老师病了,咱们应该去看看。既然这样,总得带点礼物吧。带什么好呢?集思广益之后,决定由班长出一套语文题,大家都认真答,争取都考出自己的最好成绩,让老师知道她不在我们还能表现得这么好,这样刘老师肯定会高兴的。后来我们全班同学真的带着一套试卷浩浩荡荡地去了五六里地之外的刘老师家。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刘老师看到我们那一刻的潸然泪下。

因为刘老师是学校年龄最大的教师,所以校长特批她可以坐着讲课,但是刘老师仍坚持站着讲,她说这既是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尊重。由于常年站立,刘老师腰疼的毛病越来越厉害,有时一只手撑着腰,一只手握着粉笔写字。我们都心疼她,有的同学一边听讲,一边擦着眼泪。为了减轻老师的思想负担,刘老师总是笑着说:“没想到你们小小心,感情还这么丰富。”

每每回忆起刘老师,我的心底总会滋生出一种感动与温暖。是啊,老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他们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对于我们的成长而言,老师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者,带领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更是我们成长的领路人,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处事的同时,还让我们沐浴到那师爱的浓浓醇香……

万家灯火



母亲的月饼

彭胜发

中秋一眨眼就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月饼了,各种包装精美的月饼早在一个月前就摆上了柜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里面的馅料也是五花八门,什么风味的都有,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随意挑选。而在我的童年,吃月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那时市面上的月饼很少,制作也很简单,而且很便宜,但家里穷,还是没钱买。

为了让我们在中秋节吃上月饼,母亲早早就准备了面粉,在中秋节前一天把红豆

和花生煮烂,再与芝麻、红砂糖拌在一起把水分炒干作为馅料,通过母亲灵巧的手做出了一个个简单的月饼,母亲还会在月饼上刻画一些月亮、花枝之类简单的图案,这样看起来更加精美。刚出炉的月饼金黄金黄的,热气腾腾,一股清香味道扑鼻而来,令人垂涎欲滴!我和弟弟会忍不住嚷着要吃,但母亲却不给,说要先给奶奶和外婆家送了才可以吃。我和弟弟便争着去送月饼。

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在院子

世相百态

饭钱抵债

李成炎

朋友小马很喜欢购物,只要一出门,必会大包小包地买回家,是典型的月光族,还喜欢向我借钱,有时借了几个月都不还,好在他一般只借100元,有时还给我没几天,他又说没钱,又要借,我只好对他说不行,干脆别还了,等什么时候再也不用借钱时再还。没想到小马一直都不还我。

女儿出生后,不少朋友都买来礼物祝贺,要我摆上几桌好好庆祝一番。人家送了礼,不请客都不行了,选好日子后,我便电话通知了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虽然小马跟我关系一般,认识他这么久,他也没请过客,但我还是打算邀请他,反正他也

不还我钱,诈他一个红包再说。电话接通后,小马很吃惊,对我表示了祝贺,然后说道:“你这样摆酒席要花不少钱吧,何必这么浪费呢,我看干脆这样算了,我就不去了,你还可以省下一个人的饭钱,我不还欠着你的钱没还吗,正好可以抵消……”

城市表情

请父母吃饭

马继远

人生在世,请客吃饭免不了的事。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请人吃饭,请过领导、朋友、客户……唯独没有请过父母。这显然不是因为父母不重要、不值得请,而是因为我对父母习以为常的忽视。想到这,我不禁有点惭愧,下定决心要找机会请父母吃顿饭。

我的父母都是穷出身,自小养成了节俭、不乱花钱的习惯。对于吃饭,他们的原则是“能不在外面吃,就不到外面吃;不得不在外面吃时,也要尽量简单”。至今,姐姐、姐夫提起当年跟身为领导的父亲到市里办事,被两碗担担面打发的经历,还都“耿耿于怀”,直说父亲“抠门”。

所以,想请父母出去吃顿饭,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们肯定会推三阻四地不出去,估计比请领导吃饭都难!周末回家前,我心里就盘算着该怎

么宣传、怎么行动了。果然不其然,父母一听说我晚上要请他们出去吃饭,异口同声地拒绝。父亲说:出去吃啥,花那几十上百元,又吃不饱,纯粹是浪费!母亲说:我不出去,我晚上熬点稀饭吃就行了,要去你们自己去。幸好我有防备,早已组建起了“游说团”。我的侄子、外甥一听说要到外面下馆子,那可是拍手称快,不用我发动,就自愿当起了“说客”。这边走外甥以理服人:舅舅写文章挣了稿费,应该请外公外婆出去撮一

顿,是你们把舅舅培养出来的嘛!那边侄子以情动人:奶奶,你看天这么热,你在厨房里做饭多累啊,叔叔姑姑都很心疼的。父母对于家里的几个小孩子,向来是来有求必应的,终于勉强答应出去吃。

我请父母家人吃的是单人单锅的火锅,一来觉得有气氛,二来觉得也不会让父母说我浪费。点菜时自然不能给父母,父亲刚落座时就定下了少荤多素的原则,哪里还敢让他们点菜。好在这时候,他说的话在小孩子们的抗议面前,已经起不到作用了。我趁势自作主张点了满满一桌子菜,把几个小孩子乐坏了,父母却微微皱了眉头。不过看到孩子们的快乐劲,父母也很快释怀了。

我偷偷结账后,父亲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没多少,100多元。我当然说的只是个半数,否则,回家后父母还不知道要唠叨多久呢!那时我耳朵遭殃不说,下一次请父母吃饭岂不更难了?

城市空间

儿子的头发

夏学庆

喜欢和朋友聊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欣喜、烦恼、忧伤、担忧,如今再回味,依旧如同昨日。

有朋友向我诉苦:儿子不愿意理发,学校如果不强迫,任凭头发长到能扎小辫。我笑了,感同身受。

儿子小的时候,什么时候理发,当然是我说了算,儿子也不懂得反对。那时候有的家长会给孩子留一个好看的发型,就是看上去有点像港台电影中小男孩的发型。而我从来就是给儿子理个小平头,这个发型一直保持到小学毕业。

儿子都是在楼前的理发店打理发,一家小店,价格便宜,五元钱而已。有一次我给他五元钱让他去理发,他说:不够,给我十元吧。我疑惑地看着他:涨价了吗?没有,我不想把前额的头发用手捋一下,再向上你一眼,每次为了理发的发事,家里空气总是搞得很紧张。中考完的日子里,儿子居然把头发染成了红颜色!十六岁的花季啊,远看就像一只火鸡。

那时候和朋友就此事交流时,朋友说男孩的叛逆是从头发开始的,随他好了,等到了高中,自有学校规矩他。我释然,想起自己初中的时候,不也是把个马尾辫梳来梳去的,慑于学校的管理,不敢搞出大动静。

其实不论男孩女孩,在学校里每天都穿着同样校服,能



体现出个性的地方,也只有头发了,不在头发上动脑筋,岂不是显得太平庸。只要他的头没有迷失方向,表面的叛逆也是一种成长的表现。三年的高中生涯,紧张的学习容不得他有片刻的喘息,头发,早已恢复到平头的时代。在我刚刚觉得孩子成熟了的时候,还没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手,儿子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把头发烫弯了。

我第一次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真正长大,不再拿头发做文章,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换一个角度看,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缺少了这些任意而为的“作”,也是一种遗憾吧。

本版插图 涛涛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通过车中加密电话与赖斯通话。她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这架是预谋撞向五角大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考着她的话。之后,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脉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

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刻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一会儿。之后,我想到了到遇难飞机上的乘客面临的恐惧,以及丧失亲人的家属心中的悲痛。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天能够缓解人们的伤痛,指引美国渡过这一难关。我还想起了最喜爱的一首圣歌中的歌词:“在此危难时刻,赐予我智慧,赐予我勇气。”

我的心情可能和大多美国人是一样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之后会有时间哀悼,会有机会让袭击者绳之以法,但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自珍珠港事件后,这是我们遭遇的最为惨痛的一次突然袭击。这也是自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第一次遭遇敌人袭击我们的首都。在那样一个上午,我总统任期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在国家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保护人民,维护自由。

要想成功应对危机,第一步就是安定民心。而这也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就试图去做的事情。

空军一号迅速升至45000米的高空,这一高度要远远高于正常的飞行高度。在高空,我打电话给迪克·切尼,他已经被带至位于地下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PEOC),因为特勤局觉得可能还有一架飞机可能会撞向白宫。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将在空中决策,并依靠他在地面执行。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组到华盛顿和纽约地区,这是由一组战斗机组成的机组,被指派拦截无响应

飞机。30多年前,我在得克萨斯州空中国民警卫队时曾驾驶过F-102,并接受过空对空拦截。那时候,我们认定的目标是苏联轰炸机。而现在,目标则是满载着无辜乘客的民航飞机。

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话,赖斯、乔希·博尔滕和其他国家安全团队高级成员与他一起,均到达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他们得到消息,称一架无响应飞机正在驶向华盛顿。切尼与我确认是否下达可击落无响应飞机的命令。答案是肯定的。之后我得知,是乔希·博尔滕催促切尼与我确认,以保证命令传达得准确无误。这让我想起了我做飞行员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接到这样的命令会是什么样。”我和安迪·卡德说道。当然,我希望没有人要去执行这一命令。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但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首都受到攻击之时,美国人民看到总统身在首都,也会感到更加安心。

在我们离开萨拉索塔不久,安迪和埃迪·马林塞就开始对这个想法泼冷水。埃迪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特勤人员,身体很结实,负责“9·11”的工作。他们说华盛顿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要返回华盛顿。”

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恐怖分子逼我逃离的景象令我生厌。尽管我非常想返回华盛顿,我也意识到我有责任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地继续下去。如果敌人成功杀掉总统的话,对于他们将是标志性的胜利。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

连载

跋陀和道房怦然相对,差一点动摇了离去的决心。跋陀痴痴地呆了半晌,又振作精神说:“聆听着上这动人的呀!可老僧生性木讷,心喜幽静,深恐京都之内多生淫浊之气,惧听关山之间传来兵戈之声。容我托身关山,解脱尘世烦忧,定当晨钟暮鼓,祈祷佛祖甘露。”说罢,跋陀手执禅杖,为圣上祈福吧!说罢,合掌拱手而拜。“陛下,老僧上路了!”

跋陀帝见跋陀已无回头之意,向跋陀说:“送大禅师一路顺风!”跋陀竟不理睬,伸了伸脖子才说出话来:“大禅师一路顺风!”

跋陀停了脚步,心有所动地望着跋陀:“葵花,多谢你!你总是在笼子里发出甜甜的声音讨人喜欢,可你是否想起过生你养你的山林,是否也曾感觉到笼中岁月的凄苦啊?”

跋陀帝说起了刚学会的新词儿:“不假,我是个傻瓜!”

跋陀帝愕然心动,毅然打开鸟笼说:“醉花,‘小小可怜的,你也回山林去吧!’”

跋陀感动地躬身而拜,“谢皇上!”

跋陀扑扇着翅膀说:“谢皇上!”

跋陀帝说:“错,谢大禅师!”

跋陀帝说:“不假,谢大禅师!”

跋陀帝说:“错,谢大禅师!”

跋陀帝说:“不假,谢大禅师!”

跋陀帝说:“不假,谢大禅师!”

寂、后继无人而衰败。当地财主葛禄买通了主管嵩山寺院的僧官翟昌,假意做出了“舍宅为寺”的惊人之举,向青竹寺“施舍”了自己的地产、房产,乃至于把自己也舍到寺中做了和尚。翟昌即据此推荐葛禄为青竹寺寺主,颁发了名为“度牒”的官方证明。从此,葛禄的私产变成了名正言正的寺产而被除了一切赋税,青竹寺原有寺产却全部落入寺主葛禄的手中。葛禄的官宦生子和看破红尘的家丁都有了与僧人相对应的名称而被免除了全部徭役。

翟昌还利用他在洛阳沙门曹的职权,将一批被贬为官奴的罪犯及其家人发配到青竹寺,成了专供葛禄使、专事耕种寺田和日常杂役而没有户籍、不能缴“人头税”的奴隶;还有多名年轻貌美的女性官奴也混迹其中,并招来洛阳日都的烟花名妓,深藏在青竹寺后院暗设的“上客房”中,以回谢重金布施或接待高门居士的名义,为州郡官员与巨商大儒提供“赏美景、吃美食、饮美酒、抱美人”的“一条龙”服务。青竹寺不仅成了葛禄、翟昌吃喝淫乐的窝子,并且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老跋陀的到来,必将使这一切罪恶暴露无遗,给翟昌和葛禄带来杀身之祸。翟昌立即绷紧了一根神经,决意与葛禄合谋,在跋陀进山路上暗害跋陀师徒,进而夺取跋陀的袈裟、禅杖。他随即找了一匹快马,抄近路向青竹寺飞奔而去。

跋陀和道房离开桃官当天就渡过了洛河,在伊河两岸绕了几道弯子,游访了中原农村的几个村庄,结识了民间的善男信女,向村民学习“洛阳正音”和土语方言。当他们走进嵩山林区的时候,已经是数日后的上午。

山林中弥漫着幽静而神秘的气氛。跋陀忽地想起了什么,说:“道房,自从来到洛阳,怎么听不到你吹木笛的声音了?”道房说:“洛都杀气太重,唯恐污我木笛。”跋陀说:“眼下已远离洛都,可吹木笛。”道房从怀里取出木笛放在唇间,却迟迟没有出声。跋陀问:“木笛何以无声?”道房说:“师父,您听那密林深处,百鸟鸣啭,溪水潺潺,树叶儿飒飒作响,都是天籁之音,这木笛毕竟是人间俗物,固不敢以笛声相扰!”跋陀称赞说:“善哉道房,你经历了都城的喧闹和奢华之后,对天然自在的东西更加增加了亲近和敬畏之心,实在难得!可你的木笛也是天然造化的器物,也会吹出天籁之音的呀!”



孤独的火光

张一弓 著